

虬髯客傳
崑崙奴傳
餘生錄

紅線傳
虎口餘生記



紅

線

傳

楊巨源
撰

中
華
書
局

紅線傳

唐 楊巨源撰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

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姬使蓋日決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問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問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田承

祖父遺業愛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勦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閭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

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因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艾。履髻包黃。綬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孰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

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馱而輶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其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寐。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鍾臺高揭。滹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邪一道。經過五六城。鼻滅主憂。故言其苦。乃發使入魏道。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

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
奉承之時驚頓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
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各馬二百匹雜珍異
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
復更貽伊戚專薦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搥鼓後車來在
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
並贖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二兩箇月內河北河南
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
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奉男子遊學江湖

開讀神聖素靈而救世人災患時望有孕婦忽患惡癥
某以某之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
其三人惟力竟諱陷為女子使身居賤氣稟凡俚幸
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
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履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
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
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
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遊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
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
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
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
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
離席，遂亡所在。

胡元瑞曰：唐傳奇小傳，如柳毅、陶峴、紅線、虬髯客
諸篇，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

紅線傳終